

校傷寒來蘇集

即仿臺海鑑錦章圖書局

印行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古吳葉天士評

傷寒來蘇集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傷寒雜病論序

余每覽越人入號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醫視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危。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證權豪。致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華。其外而卒失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懼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安年之壽命。持至寶之重器。委付凡醫。忘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沙痛哭。大舉世音。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灾值禍。身居死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超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一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給其死也。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胚药錄。并平脉辨症。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須可以見病思原。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營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線。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彷彿。明堂闕廷。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守南陽張機序。

昔人嘗論著書為難益。文章有輯註、鉤深、抉隱、穿鑿而附會之于作者，本意固茫乎？未得然。自經史以汲稗官雜說，金石志乘之文供我捃摭，收采以求合于古人立言之旨。雖夏后之璜不以徑寸之考尚不害其天球弘璧也。若醫以療疾，經絡藏府形神精氣變化陰陽幽微莫測，非于三部九候深討窮究。本我之靈心，啟我之妙悟，而率爾命筆，不獨置前人本旨于雲霧中，其自誤以誤世，不為黃帝岐伯之罪人者幾希。慈谿柯韻伯先生夙稱仲景功臣，著傷寒論，註論翼之書明而快辨，而精警之文章，家左之預選之善壯之向騷之逸乎。馬子驥北校其亥豕，不訂其謬舛，鑿諸版以行世，使海內之論傷寒者，不墮王叔和之蒙翳，并不惑方中行，喻嘉言之岐說，其用心可謂勤矣。夫驥北奉慈命，注力於靈素學，成應世已為當今盧扁，乃年逾古稀，精神矍鑠，以蒼顏皓髮之叟能逍遙于風雅翰墨之間，匪獨其業之足傳也。其更有得于醫之外者，從可知矣。嗚呼！傷寒一書所係匪輕，誤投一劑，神明消滅，良可悲已。李東垣陶節庵輩，非不辨析詳明，或掠影而剽光，或辭煥而理晦，旁門曲徑，靡所適從。仲景之書雖存，仲景之旨幾蔑，孰若韻伯論述之精，而驥北校讎之嚴乎？予故喜而為數言，以弁諸首。

余之于醫，未涉藩籬也。未識馬子驥北以予言為河漢否。

嶺南衛廷璞筠園氏拜書

醫自軒岐道興，而靈素以下代有名人著述，盧扁以後如仲景著傷寒直啟靈闕祕洩玉版之文，若河間東垣丹溪亦迥出凡流。與仲景並稱四大家，傷寒暨雜證之治療備矣。世咸宗之，但仲景之書詞義古奧，雖經諸名家疏註，亦未能盡晰其理。近代以來，薛立齋、張景岳、喻嘉言等皆本之靈素，或作或述其餘諸證，皆有發明。迨慈谿柯韻伯註傷寒曰：來蘇四卷，又疏著附翼二卷，能獨開生面，可為耐世之寶也。予軒岐之學於傷寒者，時刻營之，今閱韻伯之註，而疏透徹詳明，可為精而不亂，予深得其味。今評批十餘條，以備閱者玩之，時丙戌仲秋日吳下葉桂題記。

凡評批并記于右

桂枝湯下第七條批

瘡濕暑症第二條批

桂枝附子湯批

真武湯症批

吳茱萸方批湯

厥陽脉症批

白頭翁症批

諸寒熱症批

餘條并附，無可動筆評論也。又記

嘗謂胸中有萬卷書。筆底無半點塵者。始可著書。胸中無半點塵者。纔許作古書。註疏者固難。而註疏更難。著書者往矣。其間幾經兵燹。幾番播遷。幾次增刪。幾許抄刻。亥豕者有之。雜偽者有之。脫落者有之。錯簡者有之。如註疏者。看眼則古人之隱旨明。塵句新。註疏者失眼。非依樣葫蘆。則另尋枝葉。魚目混珠。碱缺勝玉矣。傷寒論一書。經叔和編次。已非景仲之書。仲景之文。遺失者多。叔和之文。附會者亦多矣。讀是書者。必凝神定志。慧眼靜觀。逐條細甚。逐句研審。何者為仲景言。何者為叔和筆。其間若脱落。若倒句。與訛字衍文。須一一指破。頓令作者真面目。見於語言文字間。且其筆法之縱橫詳略不同。或互文以見意。或比類以相形。可因此而悟彼。見微而知著者。須一一提醒。更令作者精神。見於語言文字之外。始可羽翼仲景。註疏者家。不將仲景書。始終理會。先後合參。但隨文敷衍。故彼此矛盾。黑白不辨。今碱缺與美璞。並登魚目。與夜光同珍。前此之疑辨未明。繼此之迷途更遠。學者將何賴焉。如三百九十七法之言。既不見于仲景之序文。又不見于叔和之序例。林氏創于喻成氏。程氏和于後。其不足取信。王安道已辨之矣。而繼起者。猶墮墳子數目。即絲毫不差。亦何補于古人。何功于後學哉。然此猶未為斯道脩累也。獨怪大青龍湯。仲景為傷寒中風無汗。而見煩躁者。設即加味麻黃湯耳。而謂其傷寒見風。又謂之傷寒見寒。因其麻黃湯主寒傷營治營病。而衛不病。桂枝湯主風傷衛治衛病。而營不病。大青龍主風寒兩傷。營衛俱病。三方割據。少分太陽之主寒。多風少風。多寒少寒。種種蛇足。羽翼青龍曲成三綱鼎立之說。巧言如簧。洋洋盈耳。此鄭聲所為亂雅樂也。夫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門。人人可入。而使懦矣。仲景沒而岐黃之道。傳千載無真鑒矣。此愚所以執卷長吁。不能已于註疏也。丙午秋校正。內經始成。尚未出而問世。以傷寒為世所甚重。故將仲景書校正而註疏之。分篇黨論。挈其大綱。詳其細目。證因類聚。方隨附之。倒句訛字。悉為改正。異端邪說。一切辨明。岐伯仲景之隱旨。發揮本論各條之下。集成一帙。名論註。不揣卑陋。敢就正高明。倘得片言首肯。亦猶慰夫愚者之千慮云爾。慈水柯琴韻伯氏題時己酉初夏也。

自序

世之補傷寒者百餘家。究其所作不出二義。一則因論本文為之註疏。猶云公穀說春秋。一則引仲景之文而為立論。猶韓嬰說詩而為外傳也。然引徵者固不得斷章取義之理。而註疏者反多以辭害義之文。初不知仲景先師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良法大備。此靈素已具諸病之體。而明鍼法之巧妙。至仲景復備諸病之用。而詳方药之準繩。其常中之變。變中之常。靡不曲盡使全。書具在尋其所集。盡可以見病知源。自王叔和編次傷寒雜病分為兩書。於本論削去雜病。以雜論中病留而未去者尚多是叔和有傷寒論之專名。終不失傷寒雜病合論之根蒂也。名不附實是非混淆古人精義弗彰。是以讀之者鮮。而旁門歧路莫知適從。豈非叔和編次之謬以禍之歟。世謂治傷寒即能治雜病。豈知仲景雜病論即在傷寒論中。且傷寒中又最多雜病。夾雜其間。故傷寒與雜病合論。則傷寒雜病之症治井然。今傷寒與雜病分門。而頭緒不清。必將以雜病混傷寒而妄治之矣。乃後人專為傷寒著書。自朱奉議而傷寒之書日多。而傷寒之病日混。非其欲傷寒之混也。由不識何病是傷寒也。陶節庵出而傷寒之書更多。非真傷寒多也。即金匱中雜病亦盡指為傷寒也。世鉗于邪說。反以仲景書難讀。而不知仲景書皆叔和改頭換面。非本來面目也。冠脈法序列于前。說可汗不可汗等于後。引亦濕渴于太陽之首。霍亂勞復等于厥陰之外。雜鄙見于六經之中。是一部王叔和之書矣。林億諸公校正不得仲景原集。惑于傷寒論之名。又妄編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數。以附和叔和所定之傷寒。于是欲知仲景之道。更不可得。成無己信古篤好矯然。特出惜其生林億之後。欲為仲景功臣。無由得其真傳。故註仲景之書。而仲景之旨多不合作。明理論而傷寒之理反不明。因不得仲景傷寒雜病合論之旨。故不能辨許叔微三分鼎立之謬。反集之于註。開疑端于後人。豈非為三百九十七法等說所誤乎。由是方中行有條辨之作。而仲景之說矩準繩更加敗壞。名為翻叔和之編。實以滅仲景之活法也。盧子由疏抄不亂哉。近日作者蜂起。尚論愈奇。去理愈遠。條分愈新。古法愈亂。仲景六經反茅塞而莫辨。不深可憐耶。原失仲景之六經。為編林億之數目。不宗方氏之三綱。意甚有見。而又以六經謬配六義。增標本形層。本氣化氣等說。仲景之法又可堪如此。繞亂哉。近日作者蜂起。尚論愈奇。去理愈遠。條分愈新。古法愈亂。仲景六經反茅塞而莫辨。不深可憐耶。原失仲景之六經。為傷寒不究其中有雜病之理。治雜病者以傷寒論為無關於雜病而置之不問。將參贊化育之書悉歸狐疑之域。愚甚為斯道憂之。于仲景書究心有年。愧未深悉。然稍見此中微理。敢畧陳固陋。名曰傷寒論翼。不兼雜病者。恐人未知原文合論之旨。以雜病為不足觀耳。其當否自有能辨之者。甲寅春慈谿柯琴序。

## 凡例

傷寒論一書。自叔和編次後。仲景原書不可復見。雖章次混淆。猶得尋仲景面目。方喻輩各為更定條辨。既中邪魔。告浸循陋習矣。大背仲景之旨。琴有志重編。因無所據。竊思仲景有太陽症桂枝証柴胡証等詞。乃宗此義以証名篇。而論次第之雖非仲景編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

起首先立總綱一篇。令人開卷便知傷寒家脈症得失之大局矣。每經各立總綱一篇。讀此便知本經之脈症大略矣。每

篇各標一症。本題目看。題便知此方之脈症治法矣。

是編以症為主。故彙集六經諸論。各以類從其症。是某經所重者。分別某經。如桂枝麻黃等症。列太陽。梔子承氣湯等症。列陽明之類。其有變症化方。如從桂枝症更變加減者。即附桂枝症後。從麻黃症更變加減者。附麻黃症後。叔和序例固與仲景本論不合。所集脈法。其中有關於傷寒者。合于某症。即採附其間。片長可取。即得拔龍附驥耳。六經中有症治疏略。全例刪去者。如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便膿血桃花湯主之等類。為既有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腹痛小便不利與桃花湯主之詳。則彼之疏略者可去矣。又有脉症各別。不相統相者。如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痙。與脈沈而細。病身熱足寒等症三條合一論理。甚明。故合之。

本論每多倒句。此古文筆法耳。如太陽病血症。麻黃湯主之句。語意在當發其汗。前輩但據章句次序。不審前後文理。不顧讎家禁忌。竟謂讎後仍當用麻黃解表。夫既云讎乃解。又云自讎者愈。何得陣後興兵。讎家不可發汗。更有明禁。何得再為妄汗。令人膠柱者多。即明理者亦多為陶氏所惑。故將麻黃桂枝小青龍等條悉為稱正。

條中有冗句者。刪之。如桂枝症云。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須解外。則愈。何等直捷。在外下更加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等句。要知此等繁音。不是漢人之筆。凡此等山角如病常自汗出條。亦從刪例。條中有衍文者。刪之。有訛字者。改之。然必詳本條與上下條有據。確乎當增刪改正者。直書之。如無所據。不敢妄動。發明註中。以俟高明之定奪。

加減方分兩制度。煎法與本方同者。于本方下書本方加某味。減某味。或一篇數方。而後方煎法。與前方同者。于方末書煎法。同前方中藥味修治同前者。如麻黃去節。杏仁去皮之類。但不再註附子必炮。若有生用者。註之。可汗不可汗等篇。鄙俚固不足取。而六經篇中多有叔和附入。合于仲景者。取之。如太陽脉浮動數三陽明論。脾約脉症。

等條與本論不合無以發明反以滋惑別出附後候識者辨焉

一正文逐句圈斷俱有深意如本論中一字句最多如太陽病脉浮頭項強痛六字當作六句讀言脈氣來尺寸俱浮頭與項強而痛若脉浮兩字連讀頭項強痛而惡寒作一句讀疎略無味則字字讀斷太義光明矣如心下溫溫欲吐嘔逆煩之類溫溫嘔嘔俱不得連讀連讀則失其義矣傷寒論註目錄總序

自序一首

凡例十一則

張仲景原序一首

傷寒總論計十四條

太陽脈證論十三條

桂枝證上論二十條

桂枝證方禁三條

桂枝證下論

桂枝去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桂枝人參湯

桂枝加芍藥湯

桂枝加桂湯

甘草乾姜湯

麻黃湯

麻黃證上論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麻黃桂枝各半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  
桂枝去枝加茯苓白朮湯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桂枝加大黃湯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湯  
桂枝甘草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桂枝加厚朴杏仁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麻黃方禁

服桂枝湯法十九條

葛根湯證論四條

葛根湯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加半夏湯

大青龍湯方禁

青龍湯證論四條

太青龍湯

小青龍加減法

五苓散

茯苓甘草湯

大陷胸丸

五苓散證論十一條

小陷胸湯

十棗湯證論

十棗湯

陷胸湯證論

小陷胸湯

大陷胸湯

瀉心湯證論十條

生姜瀉心湯

半夏瀉心湯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附子瀉心湯

赤石脂禹餘根湯

抵當湯證論六條

抵當湯

桃仁承氣湯

火逆諸證論十二條

桂枝附子湯

痙濕暑証論十六條

桂枝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陽明脉証上論三十五條

蜜煎方

陽明脉証下論十二條

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

桂子豉湯証論十五條

桂子豉湯

梔子生薑豉湯

梔子生薑湯

梔子柏皮湯

梔子柏皮湯

瓜蒂散證論五條

瓜蒂散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白虎湯証論九條

茵陳湯証論三條

承氣湯証論三十二條

小承氣湯

少陽脈証論八條

柴胡湯証論上十三條

柴胡桂枝湯

柴胡湯証論下論十一條

大柴胡湯

建中湯証論二條

黃連湯証論一條

黃芩湯証論三條

太陰脈証論十條

三白散証論一條

少陰脈証論二十一条

麻黃附子湯証論五條

附子湯証論二條

真武湯証論二條

四逆湯証論十九條

桃花湯証論二條

通脈加減法

麻黃升麻湯

白虎湯

茵陳蒿湯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小柴胡湯

柴胡桂枝乾姜湯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小建中湯

黃連湯

黃芩湯

三物白散

麻黃附子細辛湯

附子湯

真武湯

四逆湯

桃花湯

通脈四逆加猪胆汁湯

通脈四逆湯

四逆加人參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

服散方法

真武加減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四逆湯証論下十一條

乾薑附子湯

吳茱萸湯証論

白通湯三條

黃連阿膠湯証論一條

猪苓湯証論三條

猪膚湯証論四條

桔梗湯

四逆散証論一條

厥陰脈証論六條

烏梅丸証論一條

白頭翁湯証論八條

復脉湯証論九條

陰陽易証論一條

諸寒熱証論三條

傷寒論附翼上卷計三十條

傷寒論附翼下卷計三十九條

當歸四逆湯

吳茱萸湯

白通湯

黃連阿膠湯

猪苓湯

猪膚湯

半夏湯

四逆湯

烏梅丸方

白頭翁湯

甘草湯

吳茱萸湯

燒裯散

炙甘草湯

白通加猪胆汁湯

甘草湯

苦酒湯

四逆散加減法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有

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

南陽

張機

仲景原

慈谿

柯琴

韵伯編註

崑山

馬中驛

驛北校訂

傷寒總論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

無熱指初得病時。不是到底無熱。發陰指陽病之陰。非指直中於陰。陰陽指寒熱勿鑿分營衛經絡。按本論云太陽病或未發熱。或已發熱。已發熱即是發熱惡寒。未發熱即是無熱惡寒。斯時頭項強痛已見。第陽氣閉鬱。尚未宣發。其惡寒體痛嘔逆脉緊。純是陰寒為病。故稱發於陰。此太陽病發於陰也。又陽明篇云。病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斯時寒邪凝束。身熱惡熱全然未露。但不頭項強痛。是知陽明之病發於陰也。推此則少陽往來寒熱。但惡寒而脈弦細者。亦病發於陰而三陰之反發熱者。便是發於陽矣。

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寒熱者水火之本體。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七日合火之成數。六日合水之成數。至此則陰陽自和。故愈。蓋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若直中之陰。無一陽之生氣。安得合六成之數。而愈耶。內經曰。其死多以六七

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使死期亦合陰陽之數。而愈期不合者。皆治者不如法耳。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陽得陰則解。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

上文論日期合陰陽之數而愈。此論愈時於陰陽反盛時解何也。陰盛極而陽生。陽盛極而陰生。陰陽之相生。正陰陽之相得。即陰陽之自和也。然此指病在一、二日愈者言耳。如六、七日愈者。則六經各以主時解。是又陽主晝而陰主夜矣。

問曰。脉有陰陽。何謂也。答曰。凡脉浮大滑動數。此名陽也。脉沈弱濇弦微遲。此名陰也。

脉有十種。陰陽兩分。即具五法。浮沈是脈體。大弱是脈勢。滑濇是脈氣。動弦是脈形。遲數是脈息。總是病脉而非平脉也。脈有對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互看法。有徹底看法。如有浮即有沈。有大即有弱。有滑即有濇。有數即有

遲合之於病。則浮為在表。沈為在裏。大為有餘。弱為不足。滑為血多。濡為氣少。動為搏陽。弦為搏陰。數為在府。遲為在藏。此為對看法也。如浮大滑動數。脉氣之有餘者。名陽。當知其中有陽勝陰病之機。沈弱濡弦遲。脉氣之不足者。名陰。當知其中有陰勝陽病之機。此正看法也。夫陰陽之在天地之間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從知隨氣。與期。故其始為浮為大為滑為動為數。其繼也。反沈反弱反濡反弦反遲者。是陽消陰長之機。其病為進。其始也。為沈。為弱。為濡。為弦。為遲。其繼也。微浮微大。微滑微動。微數者。是陽進陰退之機。其病為欲愈。此反看法也。浮為陽。如更兼大動。滑數之陽脈。是為純陽。必陽盛陰虛之病矣。沉為陰。而更兼弱濡弦遲之陰脈。是為重陰。必陰盛陽虛之病矣。此為平看。法如浮而弱。浮而濡。浮而弦。浮而遲者。此陽中有陰。其人陽虛而陰氣滯。伏於陽脉中也。將有亡陽之變。當以扶陽為急務矣。如沉而大。沉而滑。沉而動。沉而數者。陰中有陽。其人陰虛而陽邪下陷於陰脉中也。將有陰竭之患。當以存陰為急務矣。此為互看法。如浮大滑動數之脈體雖不變。然始為有力之強陽。終為無力之微陽。知陽將絕矣。沉弱濡弦遲之脉。雖喜變而為陰。如忽然暴見浮大滑動數之狀。是陰極似陽。知反照之不長。餘燼之易滅。也是謂徹底看法。更有真陰真陽之看法。所謂陽者。胃脾之陽也。脉有胃氣。是知不死。所謂陰者。真藏之脉也。脉見真藏者。死。然邪氣之來也。緊而疾。氣之來也徐而和。此又不得以遲數定陰陽矣。

寸口脉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在府。遲為在藏。

寸口兼兩手六部而言。不專指右寸也。上古以三部九候決死生。是偏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陽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難經獨取寸口。并人迎趺陽不參矣。然氣口成寸為脉之大會。死生吉凶繫焉。則內外藏府之診。全賴浮沉遲數為大綱耳。浮沈是審起伏。遲數是察至數浮沉之間。遲數寓焉。凡脈之不浮不沉而在中。不遲不數而五至者。謂之平脈。是有胃氣可以神求不可以象求也。若一見浮沉遲數之象。斯為病脈矣。浮象在表。應病亦為表。在浮脈雖有裏証。主表其大綱也。沈象在裏。應病亦為在裏。沉脈雖或有表証。主裏其大綱也。數為陽。陽主熱。而數有浮沉浮數應表。熱沉數應裏熱。雖數脈亦有病在藏者。然六府為陽。陽脉營其府。則主府其大綱也。遲為陰。陰主寒。而遲有浮沈浮遲應表寒沉遲應裡寒。雖遲脈多有病在府者。然五藏為陰。而陰脈營其藏。則主藏其大綱也。脉狀種種。總該括於浮沈遲數。然四者之中。又以獨沈獨浮獨遲獨數為準則。而獨見何部。即以何部深求其表裏藏府之所在。病無遁情矣。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

起口用凡字。是開講法。不是承接法。此與上文陰陽脈同文而義則異也。陽脉指胃氣言。所謂二十五陽者是也。五藏之脈。其見於陽病者多。若真藏脈至。如肝脈中外急。心脉堅而搏。肺脉大而浮。腎脉之如彈石。脾脉之如喙距。反見有脉之象。宣可以陽脈名之。若以胃脈為遲。真陰為數。能不悞人耶。

寸

脈下不至。關為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為陰絕。此皆不治。決死也。若計餘命生死之期。期以月節。冠之也。

陰陽升降。以關為界。陽生於尺。而動於寸。陰生於寸。而動於尺。陰陽互根之義也。寸脈居上。而治陽。尺脈生下。而治陰。上

下分司之義也。寸脈不至。關。則陽不生陰。是為孤陽。陽亦將絕矣。尺不至。關。則陰不生陽。是為孤陰。陰亦將絕矣。要知不

至。關。非脈竟不至。是將絕之心。而非竟絕也。正示人以可續之機。此皆不治。言皆因前此失治。以至此。非言不可治也。正

欲人急治之意。是先一着看法。夫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尚有吐法。上部無脈。下部有脉。尚為有根。即脉絕不至。尚有余法。豈以不至。關便為死脈哉。看餘命生死句。則知治之而有餘命。不為月節所剋者多耳。此又深一層看法。脉以應月。每月

有節。節者月之關也。失時不治。則寸脈不至。關者遇月建之屬陰。必剋陽而死。尺脉不至。關者遇月建之陽。支則剋陰而

死。此是決死期之法。若治之得宜。則陰得陽而解。陽得陰而解。陰陽自和而愈矣。

同曰。脉欲知病愈未愈者。何以別之。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沉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脉陰陽為和平。雖劇

當愈。

陰陽和平。不是陰陽自和。不過是純陰純陽。無駁雜之謂耳。究竟是病脉。是未愈時。寒熱不解。之脉。雖劇當愈。非言不治。自愈。正使人知此為陰陽偏勝之病。脉陽劇者。當治陽。陰劇者。當治陰。必調其陰陽。使其和平。失此不治。反加劇矣。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脉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脉數急者。為傳也。

太陽主表。故寒邪傷人。即太陽先受。太陽脉浮。若見太陽之浮。不兼傷寒之緊。即所謂靜也。脉靜証亦靜。無嘔逆煩躁可。知。今又有發熱惡寒頭項強痛。不須七日。良。一日自止者。正此不傳之謂也。若受寒之日。頗有吐意。嘔逆之機見矣。若見。煩躁。陽氣重可知矣。脉急數。陰陽俱緊之。互文傳者。即內經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之傳。乃太陽之氣生熱。而傳於表。即發。於陽者。傳七日之謂。非太陽與陽明。少陽經絡相傳之謂也。欲字。若字。是審其將然。脉之數急。是診其已然。此因脉定証。之法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証不見者。為不傳也。

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者。是言見症之期。非傳經之日也。岐伯曰。邪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膺背兩脇。亦中其經。蓋太陽經部位最高。故一日發。陽明經位次之。故二日發。少陽經位又次之。故三日發。是氣有高下。病有遠近。適其至所為故也。夫三陽各受寒邪。不必自太陽始。諸家言二陽必自太陽傳來者。未審斯義耳。若傷寒二日當陽明病。若不見陽明表証。是陽明之熱不傳於表也。三日少陽當病。不見少陽表証。是少陽之熱不傳於表也。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

受寒三日。不見三陽表証。是其人陽氣冲和。不與寒爭。寒邪亦不得入。故三陽盡不受邪也。若陰虛而不能支。則三陰受邪氣。岐伯曰。中於陰者。從臂脃始。故三陰各自受寒邪。不必陽經傳授。所謂太陰四日。少陰五日。厥陰六日者。亦以陰經之高下為見症之期。非六經部位。以次相傳之日也。三陰受邪病為裏。故邪入太陰。則腹滿而吐食不下。邪入少陰。欲吐不吐。邪入厥陰。飢而不欲食。食即吐。或所以然者。邪自陰經入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流於府。府者胃也。入胃則無所復傳。故三陰受病。已入于府者可下也。若胃陽有餘。則能食不嘔。可預知三陰之不受邪矣。蓋三陽皆有陽明之轉旋。三陰之不受邪者。藉胃為之蔽其外也。則胃不特為六經出路。而是為三陰外蔽矣。胃陽盛。則寒邪自解。胃陽虛。則寒邪深入。陰經而為患。胃陽亡。則水漿不入而死。要知三陰受邪。關係不在太陽。而全在陽明。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

上文論各經自受寒邪。此條係論陽邪自表入裏症也。凡傷寒發熱至六七日。熱退身涼為愈。此無大熱。則微熱尚存。若內無煩躁。是陽氣外發之機。六七日乃陰陽自和之際。反見煩躁。是陽邪內陷之兆。陰者指裏而言。亦可云表解而不了了。非指三陰也。或入太陽之本。而熱結旁光。或入少陽之本。而脇下硬滿。或入太陰而暴煩下利。或入少陰而口燥舌乾。或入厥陰。而心中疼熱。皆入陰之謂。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再作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舊說傷寒日傳一經。六日至厥陰。七日再傳太陽。八日再傳陽明。謂之再經。自此說行。而仲景之堂無門可入矣。夫仲景未嘗有日傳一經之說。亦未有傳至三陰而尚頭痛者。是未離太陽可知。曰行則與傳不同。曰其經是指本經。

而非他經矣。發于陽者七日愈。是七日乃太陽一經行盡之期。不是六經傳變之日。岐伯曰。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有明証也。故不曰傳足陽明。而曰欲再作經。是太陽過經不解。復病陽明而為併病也。針足陽明之交。截其傳路。使邪氣不得再入陽明之經。則太陽之餘邪亦散。非歸併陽明。使不犯少陽之謂也。

本論傳經之說。惟見於此。蓋陽明經起于鼻額。旁納太陽之脈。故有傳經之義。目疼鼻乾。是其症也。若脚掣急。便非太陽傳經矣。陽明經出太指端內側。太陽經出小指端外側。經絡不相連接。十二經脉。足傳手。手傳足。陽傳陰。陰傳陽。與傷寒之六經。先陽後陰。先太後少。之次第迥別。不知太陽傳六經。陽明傳少陽之說。何據乎。細審仲景。轉屬轉係併病合病。諸條傳經之妄。不辨自明矣。

氣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不了了者。餘邪未除也。七日表解後。復過一候而五藏元氣始充。故十二日精神慧爽而愈。此雖舉風家傷寒概之矣。如太陽七日病衰。頭痛少愈。曰衰曰少。皆表解而不了了之謂也。六經部位有高下。故發病有遲早之不同。如陽明二日發。八日衰。厥後至六日發。十二日衰。則六經皆自七日解。而十二日愈矣。若誤治又不在此例。

仲景分別六經。各經俱有中風傷寒脉症治法。叔和時太陽篇存者多而失者少。他經存者少而失者多。陽明篇尚有中風脉症二條。少陽經只症一條而不及脉。三陰俱有中風欲愈脉俱無中風脉症。以傷寒論為全書。不亦疎乎。

### 太陽脉證

太陽之為病。脉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仲景作論大法。六經各立病機一條。提揭一經綱領。必擇本經。至當之脉症而表章之。六經雖各有表症。惟太陽主表。故表症表脉。獨太陽得其全。如脉浮為在表。太陽兼三陽。其脉氣浮而有力。與陽明之兼長大少陽兼弦細。三陰之微浮者不侔矣。頭項主一月之表。太陽經絡會於頭。營於項。故頭連項而強痛。與陽明頭額痛。少陽頭角痛者少間矣。惡寒為病在表。六經雖各惡寒。而太陽應寒水之化。故惡寒特甚。與陽明二日自止。少陽往來寒熱。三陰之內。惡寒者懸殊矣。後凡言太陽病者。必據此條脉症。如脈反沉。頭不痛。項不強。不惡寒。是太陽之變局矣。

仲景立六經總綱法。與內經熱論不同。太陽只重在表症表脉。不重在經絡主病。看諸總論。各立門戶。其意可知。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者。名為中風。

風為陽邪。風中太陽。兩陽相搏而陰氣衰少。陽浮故熱自發。陰弱故汗自出。中風惡風類相感也。風性散漫。脉為其象。故浮而緩。若太陽初受病。便見如此脉症。即可定其名為中風。而非傷寒矣。如寒風太厲。中之重者。或汗不出而脉反緊。其內症必煩躁。與下傷寒之嘔逆有別。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脉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故有即發熱者。或有至二日發者。蓋寒邪凝斂。熱不遽發。若非風邪易於發熱耳。然即發熱之遲。則其人所稟陽氣之多寡。所傷寒邪之淺深。固可知矣。然雖有已發。未發之不齊。而惡寒。體痛。嘔逆之症。陰陽俱緊。之脉先見。即可斷為太陽之傷寒。而非中風。惡寒。本太陽本症。而此復言者。別於中風之惡寒也。中風因見風而兼惡寒。傷寒則無風而更惡寒矣。寒邪外束。故体痛。寒邪內侵。故嘔逆。寒則令脉緊。陰陽指浮沉而言。不專指尺寸也。然天寒不甚而傷之輕者。亦有身不疼。脉浮緩者矣。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太陽病而渴。是兼少陰矣。然太少兩感者。必惡寒而且煩滿。今不煩滿。則不涉少陰。反不惡寒。則非傷寒而為溫病矣。溫病內外皆熱。所以別於中風。傷寒之惡寒發熱也。此條不是發明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義。乃槩言太陽溫病之症。如此。若以春溫釋之。失仲景之旨矣。夫太陽一經。四時皆能受病。不必於冬。人之溫病。不必因於傷寒。且四時俱能溫。不必病於春。推而廣之。則六經俱有溫病。非獨太陽一經也。

太陽病。發熱者。名曰風溫。

此正與內經伏寒。病溫不同。處太陽中暑。亦有因于傷寒者。雖渴而仍惡寒。太陽溫病。反不惡寒而渴者。是病根不因于寒。而因于風。發熱者。病為在表。法當汗解。然不惡寒。則非麻黃桂枝所宜矣。風與溫相搏。發汗不如法。風去而熱反熾。灼熱者。兩陽相薰灼。轉屬陽明之兆也。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脉沉而細者。此名濕痹。

上條不惡寒。是太陽變症。此條脉沉細。是太陽變脉。渴是少陰症。沉細是少陰脉。太陽少陰為表裏。故脉症相似也。然濕自內。與外感不同。濕傷于下。與傷于上者不同。故同為太陽受病。而脉症與總綱異耳。濕流骨節。故疼痛。太陽之氣不宣